

太史公自序

史记

太史公曰、先人有言、自周公卒、五百岁而生孔子、先人、谓先代贤人。孔子卒后、

至于今五百岁、适当五百岁之期。有能绍明世、正易传、继春秋、本诗书礼乐之际、

点出六经。意在斯乎、意在斯乎、小子何敢让焉。何敢自谦值五百岁而让之也。明明欲以史记继春秋之意。上大夫壶胡、遂

曰、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。设为问答、单提春秋、见史记源流。太史公曰、余闻董生仲舒。曰、周

道衰废、孔子为鲁司寇、诸侯害之、大夫壅之、孔子知言之不用、道

之不行也、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、以为天下仪表、贬天子、退诸侯、

讨大夫、以达王事而已矣。王事、即王道。○一句断尽春秋。已下乃极叹春秋一书之大。子曰、我欲载之空言、不

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春秋原实著当时行事、非空言垂训。夫春秋、上明三王之道、下辨

人事之纪、别嫌疑、明是非、定犹豫、人不决曰犹豫。善善恶恶、贤贤贱不肖、

存亡国、继绝世、补敝起废、王道之大者也。

此段专赞春秋、下复以诸经陪说。

易著天地阴阳

四时五行、故长于变。礼经纪人伦、故长于行。书记先王之事、故长

于政。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、故长于风。乐乐洛、所以立、

故长于和。春秋辨是非、故长于治人。

又从易礼书诗乐说到春秋、以应起。

是故礼以节人、乐以

发和、书以道事、诗以达意、易以道化、春秋以道义。

再将诸经与春秋结束一通。

拨乱世

反之正、莫近于春秋。

莫切近于春秋、应上深切著明。○以下独详论春秋。

春秋文成数万、

春秋万八千字。

其指数千、

万物之散聚、皆在春秋。

櫟括春秋全部文字。

春秋之中、弑君三十六、亡国五十二、

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、不可胜数、察其所以、皆失其本已。

所以弑君亡国及奔走、皆是

失仁义之本。

故易曰、失之毫厘、差以千里。

今易无此语、易纬有之。

故曰、臣弑君、子弑父、非

一旦一夕之故也、其渐久矣。

此易坤卦之词、文亦稍异。○两引易词、以明本之不可失也。○櫟括春秋全部事迹。

故有国者、不可以

不知春秋、前有谗而弗见、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、不可以不知春秋、守经事而不知其宜、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、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、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、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、必陷篡弑之诛、死罪之名。春秋所该甚广、而君臣父子之分、尤有独严、故提出言之。其实皆以为善为之、不知其义、被

之空言而不敢辞。

总上文而言、其实心本欲为善、但为之而不知其义理、凭空加以罪名、而不敢辞。○春秋实有此等事、特为揭出、甚言春秋之义、不可不知也。

夫不通礼义之

旨、礼缘义起、故并言之。○又即春秋生出礼义二字。

至于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。君不君则犯、

为臣下所干犯。

臣不臣则诛、父不父则无道、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、天下之

大过也、以天下之大过予之、则受而弗敢辞、

应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句。

故春秋者、礼义

之大宗也。

一句极赞春秋、收括前意。

夫礼禁未然之前、法施已然之后、法之所为用者易

见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

四句引治安策语、见春秋所以作、并史记所以作之意。

壶遂曰、孔子之时、上无明

君、下不得任用、故作春秋、垂空文以断礼义、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

上遇明天子、武帝下得守职、万事既具、咸各序其宜、夫子所论、欲以

何明。再借壶遂语辨难、一番回护自家、妙。太史公曰、唯唯、委、否否、不然。叠用唯唯否否不然、妙。唯唯、姑应之也。否否、略折之也。不然、特申明之也。

余闻之先人曰、又是先人。伏羲至纯厚、作易八卦。尧舜之盛、尚书载之、礼

乐作焉。汤武之隆、诗人歌之。春秋采善贬恶、推三代之德、褒周室、

非独刺讥而已也。又言春秋与诸经同义、皆纯厚隆盛之书、非刺讥之文。极得宣尼作春秋微意。汉兴以来、至明天子、应上遇明天子。获

符瑞、指获麟。建封禅、封、泰山上筑土为坛、以祭天。禅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为墀、以祭山川。改正朔、易服色、受命于穆清、受天命清和之气。

泽流罔极、海外殊俗、重平声、译亦、款塞、传夷夏之言者曰译、俗谓之通士。款塞、叩塞门也。请来献见者、不

可胜道、臣下百官、力诵圣德、犹不能宣尽其意。言口不能悉诵、故不可不载之书。且士贤能

而不用、有国者之耻、此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、有司之过也。此句且余

尝掌其官、应下得守职。废明圣盛德不载、一。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、二。堕

先人所言、三。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、整齐其世传、非所谓作也、作字呼应。而

君比之于春秋、谬矣。正对欲以何明句。○壶遂问答一篇完。于是论次其文七年、太初元年、至天汉三年。而太史公

遭李陵之祸、幽于縲绁。详后报任安书中。○可见史公未遭祸前、已作史记、特未卒业耳。乃喟然而叹曰、是余之罪也

夫、是余之罪也夫、身毁不用矣。受腐刑。退而深惟曰、夫诗书隐约者、隐、忧也。约、犹屈也。

欲遂其志之思也。史公欲卒成史记、故以此句唤起。昔西伯拘羑有、里、演周易。孔子厄陈蔡、

作春秋。屈原放逐、著离骚。左邱失明、厥有国语。孙子膑、膑、脚、○膑、刖声、脚、去膝盖骨。

而论兵法。不韦迁蜀、世传吕览。即吕氏春秋。韩非囚秦、说税、非作孤愤说难等篇、十余万言。○又组织六经难孤愤。

作余波、而添出离骚、国语等作陪、更妙。诗三百篇、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、

不得通其道也。又借诗作结、文法更变化。故述往事、思来者、于是卒述陶唐以来、至于

麟止、 自黄帝始。

武帝至雍、获白麟、迁以为述事之端、上纪黄帝、下至麟止、犹孔子绝笔于获麟也。史公虽欲不比春秋之作、又不可得矣。

史公生平学力、在史记一书、上接周孔、何等担荷、原本六经、何等识力、表章先人、何等渊源。然非发愤郁结、则虽有文章、可以无作。哀公获麟而春秋作、武帝获麟而史记作、史记岂真能继春秋者哉。